

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第二屆人文社會資優班國文組專題研究

我喜歡張愛玲
——讀張愛玲散文之隨筆

研究學生：二忠 蔡善妮

指導老師：陳美桂老師

發表日期：2007年5月02日

起初

我喜歡張愛玲。

「喜歡」是最純粹而極致的情感，和「懂得」是不同的。「懂得」，是走在路上，知道太陽的位置在時辰上的意義，知道今天陽光的熱度是炎熱或溫暖，這樣的了然於心；而「喜歡」，是看見了屋簷影子落在地上的光陰分界，忍不住笑著笑著，曬著陽光，怎麼走都是十分的歡喜。我讀張愛玲就是這樣，自然而然地危坐起來，就忍不住笑著笑著。彷彿引水自照，看她，我是在漣漪和清澈間，看見了屬於自己的心思折射，於是我的心思如光亮通透。

書寫張愛玲，就源自這樣的心情。尤其她的散文，好像切切絮絮地以文字給我寫了信，而我歡喜之際，就想要回信。不會「自不量力」，因為也不是要和她來往較量，而是作為一個讀者，向她致敬。其中又有特別的心思，是要告訴她，她的信我收到了，不管其他人收到了沒有，我收到了，而我知道，那是寫給我的。我以「喜歡」報答她給予我的「歡喜」。以文字回應她的文學。

起初是怯怯的，怎麼寫都不好。彷彿對於一塊非常珍惜的蛋糕，怎麼下刀去切都覺得破壞了紋理，弄砸了原先安排的美味。又好像怎麼寫都只有張愛玲，沒有我，怎麼寫都只像是在抄她的文句和心思。也試過要以論文的方式書寫，但寫論文像是在滋滋作響的鐵板上切牛排，我老是搞不清楚紋理，徒然用刀鋒扯動肉塊，總弄得牛排面目全非，一不小心，刀鋒撞到鐵板又發出刺耳的聲音。我選擇了隨筆，而隨筆就像是在玻璃碗中吃冰淇淋，湯匙如何挖取都是美好的，連敲到碗的聲音亦是剔透清脆的。這是我和張愛玲最親近的接觸方式，在其中，我也能保有自己，可以隨著筆的步伐，隨彼此的呼吸。而「意象」是我向她致意的方式，自己是在讀她之前，就心儀文字意象，還是在讀她之後才懷抱，我不知道。那就像是走在時間的路上，她是不相干於我生活的路人，而我們走在同一條路上，我不能確知，我是不是因她而調整了速度，或者走路的姿勢。但我樂於以意象向她點頭問好。

本來是沒有類別的書寫，而在書寫了一段時間後，似乎看到了一些潛在的脈絡，試將之分類。第一部份「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著覺的」是聆聽張愛玲如何對待自己的生活。第二部份「玩耍琢磨地面可以被書寫的程度」是琢磨張愛玲書寫的位置和姿勢。第三部份「在步伐之間她總是忍不住微笑」是笑看張愛玲這個人和她對待自己的態度。篇幅都不多，但也不覺「太少」。隨筆本來就是沒有終點的，而這四千多字也只是個起點而已。

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著覺的

跨出之後的發現

「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。」這句話極有意思。是「發現」。不會就不會，怎麼要發現呢？她原本是以為自己會的，至少不認為自己不會。彷彿看見一個場景：她一個人在廚房，拿著蘋果和刀子，刀刀一直觸碰不準蘋果皮的厚度，可能深了而卡住，也可能淺了而滑掉。手與刀和蘋果的關係在她的意識裡，是方便容易的，實際操刀卻又發現了難處。這種「發現」，好像從椅子上站起來，跨出了步伐，才發現兩腳鞋帶被綁在一起，在維持平衡之際，無暇尋找淘氣的肇事者，或者某一個瞬間，失神了的自己。

走入了一片風景

她有太多的「我忘不了……」，許多許多的畫面、事件，她記得每一個細節。那是她獨有的靈敏，自然而然地在畫面或人事上賦予一種「情感」或「意念」，都不足以形容的，彷彿看了滿天飛絮而沒有想起「形容詞」，沒有以顏色或角度去分析飛絮的意象，而是看得忘神了，又彷彿每一個意象都交付巨大的啟示，而難以言喻。每一個她筆下的形色，都彷彿是無意的，是自然而然的。好像跟著她走著走著，就不知不覺走入了一片風景，風或霧氣都是一下子就包覆了全身的溫度，每一落葉落下的角度和在地上映出的陰影位置，都那樣莫名其妙地準確，自然而然地在意識的林蔭間撥開了枝葉，陽光一下傾灌而來，才驀然發現，讀者一個一個順從文字的步伐，走進了她的心思裡。

天下事大抵如此

「我們芳鄰的蛋糕，香勝於味，吃過便知。」我記得每次買剛出爐麵包的香熱都是要失望的，彷彿柔軟入口的棉花糖，「天下事大抵如此」，閉上嘴含住，才剛接觸到口水的滋潤，也不算咬下，就只剩糖塊黏附在舌上，膩得忘記是甜味，吞下之際有些說不出的委屈，然而膩掉的甜味又沾點於嘴唇內外。「做成的蛋糕遠不及製造中的蛋糕，蛋糕的精華全在烘培時期的焦香。」但我卻仍是忍不住常常去買，以嗅聞聽從香味的話，如因雲在心思形象裡的蓬鬆，向棉花糖伸手。「喜歡被教訓的人，又可以在這裡找到教訓。」

有一部分是說不上從哪來的

我記得，小時候當母親和親戚聊天時，我趴在母親大腿上睡著的情景。我不知道我記得，直到不需要將就著倚賴著母親睡時，偶然知覺了一些什麼，才在印象中發現這個舊地。「長年住在鬧市裡的人大約非得出了城之後才知道他離不了一些什麼。」那有一部份是屬於聲音的。聽母親和親戚說話時，無客氣顧慮的地方口音，從上飛翔而下，在空氣裡傳入了躺著的我的耳裡，又同時從母親身體被我趴著的那個部位上，聽見一些成聲或不成聲的震動。「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著覺的……城裡人的思想，背景是條紋布的幔子，淡淡的白條子便是行駛的電車……」有一部分是說不上從哪來的，一種衣穿久了的溫暖，便感覺不出衣服質地的，好像是因為母親和親戚一同罵責或無奈的人，在我的記憶和知覺是熟悉的「我們開電梯的是個人物……再熱的天，任憑人家將鈴擻得震天響，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絲綢小褂，方肯出現……」；又好像是因為，母親的柔軟和氣味，是在親近裡，有些不全然舒服的放鬆和安全「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。」；又好像是因為張眼所見的一切人和物，都是熟悉而生份的。「……回來一開門，一房的風聲雨味……」

玩耍琢磨地面可以被書寫的程度

麻雀和窗戶間天空的關係

「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著。」張愛玲說這話，是在樓房上的窗口？或是正從門口踏出步伐，招呼著？或是在書房裡背對一切光線，向讀書的人說？「寒天清早，人行道上常有人蹲著生小火爐……我喜歡在那個煙裡走過。」那麼，走過，和街道的關係似乎是如麻雀和窗戶間天空的關係，沒有任何不可逃離的「身在其中」，不用如人走在路上，被地面凹凸所絆所陷，可以站立於這條電線一會兒，擺著頭探知陽光之於地面的來往，看太陽笑了多少，而又在地面勾起了多少熱度光亮的笑意；也可以依循聲音或溫度去和哪一扇窗戶耳語，以便聽見窗內的人聲。隨時是飛翔的。如此身在其中的。所以，可以看見「烘山芋的爐子的式樣與那黯淡的土紅色極像烘山芋。」，可以想著「櫥窗的作用不外是刺激人們購買慾」在「縮著脖子，兩手插在袋裡，用鼻尖與下頷指指點點，暖的呼吸在冷玻璃上噴出淡白的花。」的同時。不會擔心身處的高度而忘了張望，也不會礙於距離遠近而失去思考，彷彿是隨時飛翔的。

「相視」的較量

很難想像，張愛玲在路上看路人，看得他們「服服貼貼被看」。她說人總怕被從頭到尾打量，又說直直看人的腳就使人不知所措了。她那樣的「看法」是親身體認而得的吧！那麼她是像脫離母親掌握的小孩，睜大眼睛直直站著看人；還是像上班途中無聊等待的人，從西裝的衣領、髮型中，放出了自己的眼神，不鄙視也不尊重地從頭到腳打量他人；還是，不太急趕又不故作徐緩的行路人，於他人的行步之間張開了視線；或者，她根本不在路上，而是在街角、門旁、窗口，看著另外的人不知所措地被他人看？總覺得在「相視」的較量中，張愛玲是會先逃走的。

自顧自走在積水的路面上

「外面下著雨，已經下了許多天，點點滴滴，歪歪斜斜，像我抄不完的草稿，寫在時事消息油印的反面，黃色油印字跡透過紙背，不論我寫的是什麼，快樂的、悲哀的，背後永遠有那黃陰陰的一行一行……」張愛玲將草稿寫在油印紙的反面，好像是故意的。那黃陰陰的一行一行，彷彿是雨天裡，路面上的積水，一灘一灘，在雨水點滴的打擾下，依然呈現一種沉靜的表情，淹沒了一處一處，還一漣漪一漣漪地漫溢開來。而張愛玲在那只上書寫，彷彿是明知道積水成窪，動不動就要浸濕腳趾的，卻自顧自走在積水的路面上，依循著自己心情的旋律，在步伐裡，以腳板著地的角度和施力的速度，玩耍琢磨地面可以被書寫的程度，例如猛力快速地踩下，水花是草書的筆劃，而優雅沉穩地踏下，波動的方式是隸書的寫法；以及書寫下去，是溼及情感的襪子，或者乾得理智的腳底硬是撞到了地面。張愛玲將草稿寫在油印紙的反面，好像是故意去看那黃陰陰的一行一行，如水窪，和她步伐回應的高度、深度，以試探時事消息，可以被書寫的程度。

種植行道樹

對一般人來說，寫作彷彿是規劃道路，「意象」如以直行或轉向決定行路的坡度和迎風與否，而「引用」典故就是在文章的斜坡處提出了「減速慢行」的告示，而在交叉路口，決定下了要紅燈一分鐘或三十秒，這樣的「擺置」。張愛玲在〈公寓生活記趣〉篇首就引了兩句詞，接下來進入主題「公寓」，她的「引用」作法，不是一般人號誌規定式的論證或代言，而是一種對話。兩方敏銳觸動下的交響。就像她在自己以文字鋪陳的道路上，種植了行道樹，讓樹枝葉蔭伸展自己的身形，給作為車輛的讀者一些自然而然的行路提示，例如思緒的輪胎先是觸及地上蔭影的話鋒之後，情感的車身如何應對光影於其上躍動的言辭。引用的是「我欲乘風歸去，……高處不勝寒」然後說「公寓上層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。」是極致的敏銳，才能有這樣的聯想，將高處的不勝寒，對應於公寓上層的心思，奇特的連結，比擬出了一種聰明的趣味，異常準確。讀著，行在她的路上，就像是在和行道樹對應成舞步。

在步伐之間她總是忍不住微笑

穿著合身的衣服

張愛玲形容自己這個人時，神色總有一種由衷的確定，彷彿她用手拂觸著自己的身形，別人看著她的手，就可以肯定，那是她的形狀。別人不會懷疑她在身勢突出處多用了些力而使優勢的形象平常些、在身勢低平處放緩了速度和力道，手勢曲拱使弱勢的形象看起來飽滿些；相反的，她甚至是在低平處恰好地加快了速度，在突出處緩放出了弧度。是太明白自己了。而且她無意於掩飾，有一種自傲自信，和了然悅樂的鎮定。就像穿著合身的衣服，不繃也不鬆，每一處花紋和剪裁角度都是自己明白而合適的。穿著走在路上，不管別人有沒有在看她，也不管有沒有風，在步伐之間她總是忍不住微笑，因為每一個衣服絲線的牽動都在她身上，恰巧形成了身形的拉扯，衣服在緊繃時向觀賞者扮了鬼臉，在放鬆時露出笑容，以她走路的平衡為重心。

風的心思

〈被窩〉一文，張愛玲像風，像風要拂動漫長豐腴的她的知識草原，理出「被窩」這個心思在草原上，風勢使草傾斜了多少，而草如何低，如何搖顫，如何波動。我們讀著，看見的，除了純粹的草的顏色和聲響，更是風的氣味。知道風的力道如何輕緩地撫摸，如何一下急了，用了些力，曲折了一些角度；而方向又是如何定了，悄悄前進了，又彷彿忘記什麼轉了一個方向——是風的心思，懶散或疲倦，清晰或迷濛，穩定或不安。是風的呼吸，微喘或舒坦。

一切清楚得不能再清楚

好像在日出前，光線昏明之間，張愛玲對你說著她的視界是清晰的，在她眼裡，光線是極亮的，一切清楚得不能再清楚，彷彿「光」是這世界使用的一種特殊的語言，來悄悄告訴人有關斜陽草樹如何呼吸的事，而人可以用自己的字跡，書寫下那種語言，來提出對於世界的看法。而她持有一張紙，紙上她的字跡，寫明了一切有關斜陽草樹如何呼吸的事。那似乎是這世界，曾以那種特殊的語言，單獨對她說了一些話，而她記下了。她一點一點地唸出：「那是公寓裡特別複雜、特別多心的熱水管系統在那裡發脾氣了。」「六樓上蒼蠅幾乎絕跡……如果牠們富於想像力的話，飛到窗口往下一看，便會暈倒了罷？」你嚇了一跳，有些想笑，又有些覺得戰慄，不預備睜大眼去看，因那些在於你是天亮全了也看不見的，就像你再仔細讀也無法認得她的字跡。

當有人響亮地以口哨吹起那旋律

張愛玲要不要知音呢？她聽得夜營的喇叭這件事，似乎是她寫出這世界的隱喻了，書寫是傾聽，而這世界予她的聲音就是夜營的喇叭，夜裡熟悉的聲音。我知道那種聽得的心情，彷彿天天坐公車，在某段路上，總會遇見什麼，開花的樹或者落日，而整車的人都視若不見。但她聽見的，又是更難以證實的聲音，她亦不能自得了，「淒涼之外還感到恐懼」。而當有人響亮地以口哨吹起那旋律，她欣喜了。但是，到了窗口卻「也並不想知道那是誰。」張愛玲究竟要不要知音呢？

卻又寫下了

撐著傘，我想到，那些無傘之人，依附人口，雨傘寄生蟲……，在別人的傘下行走，從一傘下移動到另一傘，不被雨水弄溼身體憑的全是人緣，人緣是人群大牆的牆緣，而他們如蟻般緣牆走。張愛玲在〈雨傘下〉想到的是窮人依附富人卻仍淋溼的隱喻。她也自知，這是「說教式的寓言」，不打算寫下，卻又寫下了。每個人在雨天收了傘之後，總會有些思想在淋溼和乾爽之間凝聚，但多少人會寫下呢？

索引

一個人，戀戀於自己的字句與思想，不免流於慳吝，但也是常情吧！（走！走到樓上去）
我受不了這個。我們走！（走！走到樓上去）
走到哪兒去呢？（走！走到樓上去）
走！走到樓上去！（走！走到樓上去）
開飯的時候，一聲呼喚，他們就會下來的。（走！走到樓上去）
做花瓶是上樓，做太太是上樓（走！走到樓上去）
做夢是上樓（走！走到樓上去）
抄書是上樓，收集古錢是上樓（走！走到樓上去）
沿街的房子，樓底下不免嘈雜點，總不能為了這個躲上樓去罷？（走！走到樓上去）
我發現我不會削蘋果。（天才夢）
我們芳鄰的蛋糕，香勝於味，吃過便知。（道路以目）
天下事大抵如此（道路以目）
做成的蛋糕遠不及製造中的蛋糕，蛋糕的精華全在烘培時期的焦香。（道路以目）
喜歡被教訓的人，又可以在這裡找到教訓。（道路以目）
長年住在鬧市裡的人大約非得出了城之後才知道他離不了一些什麼。（公寓生活記趣）
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著覺的……城裡人的思想，背景是條紋布的幔子，淡淡的白條子便是行駛的電車……（公寓生活記趣）
我們開電梯的是個人物……再熱的天，任憑人家將鈴擻得震天響，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絲綢小褂，方肯出現……（公寓生活記趣）
公寓是最合理的逃世的地方。（公寓生活記趣）
……回來一開門，一房的風聲雨味……（公寓生活記趣）
街上值得一看的正多著。（道路以目）
寒天清早，人行道上常有人蹲著生小火爐……我喜歡在那個煙裡走過。（道路以目）
烘山芋的爐子的式樣與那黯淡的土紅色極像烘山芋。（道路以目）
櫥窗的作用不外是刺激人們購買慾（道路以目）
縮著脖子，兩手插在袋裡，用鼻尖與下頷指指點點，暖的呼吸在冷玻璃上噴出淡白的花。
服服貼貼被看（道路以目）
外面下著雨，已經下了許多天，點點滴滴，歪歪斜斜，像我抄不完的草稿，寫在時事消息油印的反面，黃色油印字跡透過紙背，不論我寫的是什麼，快樂的、悲哀的，背後永遠有那黃陰陰的一行一行……（被窩）
公寓上層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。（公寓生活記趣）
那是公寓裡特別複雜、特別多心的熱水管系統在那裡發脾氣了。（公寓生活記趣）
六樓上蒼蠅幾乎絕跡……如果牠們富於想像力的話，飛到窗口往下一看，便會暈倒了罷？（公寓生活記趣）
淒涼之外還感到恐懼（夜營的喇叭）
也並不想知道那是誰。（夜營的喇叭）